秋天,北京的旗帜

□高鸿

来鲁院学习,不觉已二十多天。北京这几天的天气格外好,像我的心情一样。天高而远,淡淡的蓝均匀地晕染开来,像一汪纯度很高的水,幽虚澄澈,空灵剔透。不喜欢这个城市,高昂的房价,拥挤的交通,庞大的体系,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,拒人以千里之外。还记得二十多年前第一次来这里,满街的黄色“面的”,红色夏利算是高档车了。公交车十分拥挤,每次从小庄坐9路到前门,都会弄出一身汗来。乡下人初来乍到,不认识路,于是只好坐三轮车。蹬三轮车的都是老师傅,他们滔滔不绝地给你讲老北京的故事,讲洛杉矶奥运会的盛况,仿佛全国人民除了北京人都是乡巴佬。也难怪,蹲在皇城根,他们有一种深深的优越感。第二次来北京坐飞机。在那个年代,能坐飞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月薪一百多,机票是工资的几倍,除了公差,私人没多少坐得起。飞机起飞了,我的心也跟着往外跳,按捺不住。

随着时间推移,来北京的次数越来越多。每次来这里出差,办完事除了上西单、王府井图书大厦,就是待在酒店看书了。我对高楼有特殊的情节,每走一座城市,都想看看当地的最高建筑。深圳的赛格、地王大厦,广州的中信大厦,上海的金茂、环球金融中心,等等。北京的高楼不多,现在最高的国贸三期也不过三百多米。这些高楼迅速遮掩了京广中心的光芒,这座曾经青春靓丽闪耀辉煌二十余年之久的建筑,在与国贸的持手相望中渐渐地消瘦了容颜。

经历过的城市,对北京没留下过一点文字,似乎说不过去。毕竟,在这里曾经滞留,曾经欢乐,曾经流着眼泪给妻子写信,电话上听她抖得发不出来的声音。一年太久,三百多个日子,我把自己的思念写成日记,字迹被泪水一遍遍浸泡,最后变成一部长长的情书。我在这里经历了感情的风暴,经历了师生的纯真友谊和知识的洗礼,经历了北京的春夏秋冬。北京的冬天是浓烈的,像一杯65度的二锅头,辛辣醇正,粗暴倔强。北京的冬天有些干冷,风呼呼地在树上打着口哨,硬硬地刺在脸上,让人很不舒服。进入隆冬,八达岭的山体被白雪覆盖,颐和园及北海公园的湖面上站满了人,孩子的笑声传出很远;春天的北京风沙弥漫,像一个使惯性子的坏丫头,她脾气古怪,绵里藏针,于温柔和顺间冷不丁扇你一巴掌,搞得你晕头转向,眼睛发酸。十多年过去了,随着年龄的增长,想来丫头的性子会好一些了吧?夏天呢?北京的夏天非常霸道,像一个有些蛮横的婆婆,样子严厉极了。北京的夏天很少有风,太阳把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蒸笼。爷们豁出去了,纷纷赤膊上阵,鼓动蒲扇,努力想经营出一丝凉爽。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。所有脾气暴躁的男人在这个时候都变得和风细雨,女人温柔贤惠。

北京的秋天是平静的。即使不出门,坐在院子里沏一壶茶,一抬眼就能望见蓝盈盈的天。阳光透过树隙洒了下来,一丝丝、一缕缕,斑驳而清爽;北京的秋天是浪漫的。风拽着女孩的衣袂赶路,鸟儿低唱,秋虫呢喃。街道上,零星的树叶落了下来,一片片、一瓣瓣,丰富着街上的色彩;北京的秋天是温润的。一阵细风扫过,雨不经意间便湿了人们的头发,整个城市突然沉浸在一片梦境里,软软的,透着一丝暧昧;北京的秋天是炽烈的,各种植物都亮出自己专属的色彩。香山是北京秋天艳丽的符号,它张扬个性,炫耀着富裕与满足,丰饶与浓郁。于山顶眺望,天稀而薄,透着清澈与纯真,空洞和茫然。

秋天,北京的旗帜。

向果实学习

□李宝萍

在秋天,我喜欢走向田野
那饱满的果实
为我打开了自然之窗
我更喜欢向每一粒果实学习

颗粒饱满的谷穗,总是以谦虚的姿态
向着大地致敬
香甜的苹果,总是以乐观的颜色
回报秋风无情地扫过
那金色的南瓜,总是以大度的胸怀
容纳秋霜严厉地敲打

伫立于人生的秋天
要像一粒果实一样,认真地对待生命
无论世间薄凉与苍茫
都要给大地一颗温暖的种子

金黄的童话

□楚秀月

秋天就是一个童话,用简单的金黄
诠释着世间的丰足
这童话里,有我们共同的秘密
轻轻告诉你,打开还是合拢
全看汗水中的播种
坐等黄昏,我们收获着自己

点燃内心深处的火种,只需一把秋风
四季中有你,让我更贪恋这人世
曾经的雨雪交加,穷困潦倒
被我供养的黎明收服,所有的美好
就是在清晨,把一朵云种在天上

面对群山,不说悲苦,说一说人间的苍翠
草木葱茏,有时是一种假象
我们打击着自己,又安慰着自己
土地上,谁扛着锄头,在弥补四季的亏空

宜思的季节

□孙亚玲

周末,给初玄先生打了电话,去他在凤翔沟新收拾的一处院子。

将头扭向窗外,看着绿得泛青的麦苗和小草,随风东倒西歪地摇晃着纤纤的身姿,还有那紫叶李在经过雨水的冲涮后,精神头旺盛地参着干净亮丽的叶子,快速地向后退着。

过了杨庄街道,在石佛沟的田间小路上,打开车窗,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泥土香。塬下墨绿的麦苗长势正旺,在黄和绿中间偶尔还裸露出一块褚红色的土地,三种颜色交相辉映,一幅亮艳艳油旺旺的画面便映在眼前,随着地势坡度的起伏,犹如一条条彩缎飘在远处。

初玄先生的房子还没有彻底收拾停当,但已有了雏形。原木亭子青石茶台摆在靠檐墙的一角。坐在摇摇晃晃的竹板秋千上,荡起一串串欢喜的笑声,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儿时,回到了盛满我淘气撒欢的峒峪村那个小院子里。

那棵皱褶满身的老杏树,静静地立于院子一角,不言不语,用黑乎乎的眼睛悄悄瞅着我们,树枝上缀满羊屎蛋般大的青杏,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……我抬着头,总也数不清。

后来听说,这棵老杏树叫明心树。恍恍惚惚间我好像明白了,人世间的万事万物,哪能都弄个明明白白,只要心中有数就行了。

位于长安区杨庄街道办的凤翔沟,在初玄先生的笔下已经大名远扬,让一个寂静了几十年的小山村一下子火了起来,平日里车来车往,人来人去,竟成了周围文友们的打卡之地。

好多次,我都想坐在初玄先生山中的这处院中,看山、听雨、发呆,想爱的人,悟前世今生的事。

这次终于如了我愿。

在秋雨绵绵中,我来了。

远远,就看到了那烟雾萦绕的山脚,横着一片灰暗古朴的村庄,村庄中余烟袅袅,村庄外则是郁郁葱葱的杨树林。我曾在那片树林里放肆地跑过、跳过、笑过,也曾在那里一个人默默地流过泪,往事如昨日般进入梦境。

这村庄、这树林、这烟雾,仍如一幅散着光阴的风景画。下了车,眼前雨雾迷茫,忽觉时光倒流,天地连体,浑然间仿佛现实与梦境渐渐融合,无数个夜里我梦中拥有的小山村,无数个我彻夜难眠念叨着的小乡村,我来了,我真的又来了。

感受着只有在乡村的土地上才有的秋雨神韵。手托雨伞,听雨声在伞面上跳跃,这颗不静的心也会不由地跟着舞动。斜伞仰望,那颗颗冰清玉洁的雨滴如粒粒圆滑的水晶珍珠,曼妙地从天际随风飘落。丢掉雨伞,闭上双眼,任雨丝滑过脸庞,清清凉凉,惬惬中又产生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。

我,情不自禁得像小孩子般将雨伞在手中转了一圈又一圈,雨滴向四周飞溅,仿佛是一个圆圆的水帘圈,突然间在秋雨里又重新找回了童年的顽皮和欢快。

我独自坐在雨中的凉棚下,红炉煮茶,听雨听风。我听到了生活的味道是深长的、听到了往事的来去是甜蜜的、听到了故事的曲折是变换的、听到了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。与其说这是愁、是喜,倒不如说,这也是今生必有的美好经历和必尝的人生滋味吧。

雨不大却下个不停,这场秋雨似温柔的春风,飘落在身上,冲洗着我心灵深处的那份伤感。

今天的雨格外清新,享受着这份在城市中难有的悠闲和静谧,此时此刻,仿佛除了秋雨,这个世界与我无关。

这时,我感觉我像一个暮暮垂年的耄耋老人,在经历过太多的沧桑后,方感悟到日子平平淡淡才是最重要的,所有的荣誉和成就、失落和争执都只是暂时的,都有坐下来休息的时候。

一片树叶落到眼前,我拾起它,捏在手中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。

这,也许是我对生活的期盼和寄托吧。

颐和园·秋 孙季超 摄

仰望秋云

□叶青才

树木在思考。树木的思考并不都是为了果实成熟,一些果子就在这时候提前掉了下去,叶子们没有为它们掉一滴眼泪。

在大地上,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一边向上,一边向下。这并不矛盾,就像我们回眸历史,同时也仰望未来。

蝉离开树枝后,它的蝉衣还留在树上,这透明的伪装,是一味药,可以用来疏散风热。其药理很好理解,它整日里躲藏在浓阴下,充分吸取了凉意。我们整个夏天坐在空调房内,我们也是充满凉意的,除了脾气。

古书上说,四立的前一天都不是好日子,这是因为气候将要变化,会引起人的身心变化,附带命运变化。不要把一切都称之为迷信,有些东西仿佛藏在叶子的反面,你看不见,但可以思考它们。

凉意渐起时,露珠开始变得凝重,这也如你的思考。一只蜗牛爬不动了,它停在路边的小青石上,蜗居像一座精致的寺庙。但是它不念经,我也不是怜悯它的香客。整个夏天,它走过了多少地方,没人注意过;它的一些同伴,在这样的小青石上歇息时,被人一脚踩烂了,也没人注意过。

一朵云飘游得很自在,从今天起,我们叫它秋云。我喜欢四样东西:春风,夏雨,秋云,冬雪。秋云之所以让我喜欢,不仅是它又高又远,而且在于它那颗放松了的心。秋心一点共明月,又为何不能共秋云呢?

我终于看不见了山那边的云,我自然知道山那边的人也看不见山这边的云。但是我们都看见了秋天,凉风习习的秋天。

被白云擦净的天空,成为一种境界,它是被哲学家称为的天地境界。物类有四个季节,人类有四个境界:自然境界,功利境界,道德境界,天地境界。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,我们尚处在功利境界,距离天地境界何其遥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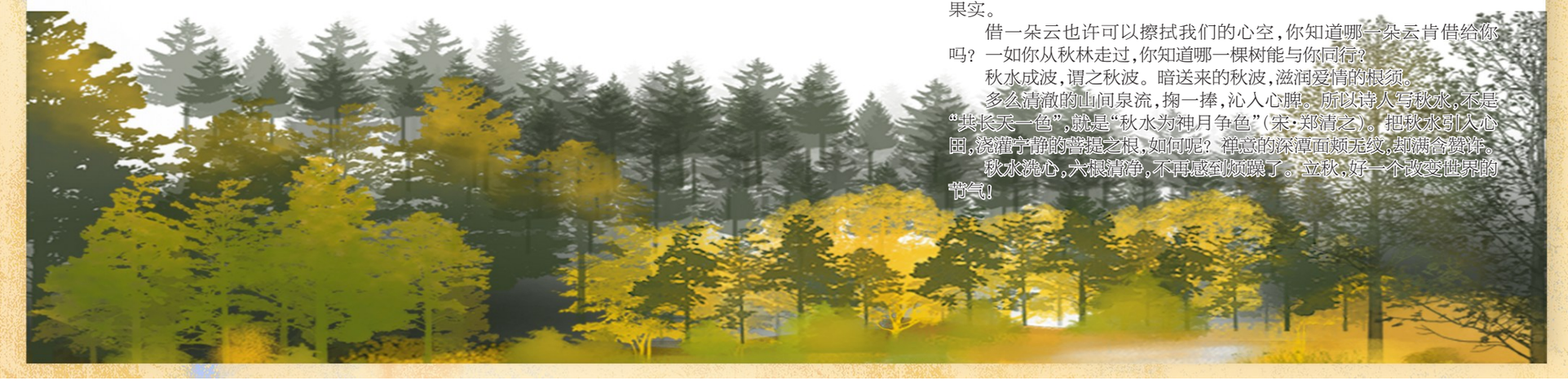
仰望秋云,我似乎看到了天地境界;然而站在春天,我们却望不见果实。

借一朵云也许可以擦拭我们的心空,你知道哪一朵云肯借给你吗?一如你从秋林走过,你知道哪一棵树能与你同行?

秋水成波,谓之秋波。暗送来的秋波,滋润爱情的根须。

多么清澈的山间泉流,掬一捧,沁入心脾。所以诗人写秋水,不是“共长天一色”,就是“秋水为神月争色”(宋:郑清之)。把秋水引入心田,浇灌宁静的菩提之根,如何呢?禅意的深潭面颊无纹,却满含赞许。

秋水洗心,六根清净,不再感到烦躁了。立秋,好一个改变世界的节气!



辛丑处暑

□春草

夏去暑云散,秋来雨涤丝。
溪流鱼浅底,鹤舞晚霞紫。
绢扇似明月,茗香语戚戚。
荷花成半子,翠微映红衣。
叹喟时如水,杰屋人古稀。
桃红需时日,岁稔已可期。

悠悠水车

□李永明

我出生在农村,在城市工作了几十年,但对乡村生活依然眷恋,对故乡的人和事情有独钟。记得三十年前,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,全家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家具,坐在一台轰隆鸣响的大型拖拉机车上,被剧烈颠簸着转折的命运——就是停靠富家河上游的二里粮站,这是一栋房土木结构的工房,里面的大小房间放满了袋装的白米细面,还有菜油桶码放在粮站的露天里。

门前流淌一溪绿水,屋后横卧数架青山;一棵古老高大的樟树立在屋檐旁几丈开外,犹如一把巨大的伞盖,为伞下破落的粮站遮风挡雨、掩蔽骄阳。这里山青水秀,粮站的四周被嵯峨的大山包围,草木葱茏,风景优美,中间是一个平地,旁边是一条溪水潺潺的小河,进入上游就是有名的八一水库了。

八一水库,正如它的名字,富有诗情画意,风光秀美,孕育丰收,是故乡一方亮丽的风景。这座水库修建于1958年,四周群山环抱,山中有一个天然盆地,只有一个极狭的山口。于是,一道雄伟的堤坝横空出世,一个高峡平湖从天而降,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,突兀在故乡的土地上。有了这座家乡最大的人工水库,从此便有潺潺溪水流歌,也才有了灌区人民的幸福流长。

水车,这是我的故乡对它的形象称谓。史书上称之为“翻车”,是一种古老的灌溉工具,从唐朝发明问世,演绎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动人故事。这种古老的工具清一色的木质构造:一个长长的水槽里,一串长长的车页像一条蜿蜒的水龙游走在上下两层,由前后两个木制齿轮带动着,哗哗的流水便被牵引着流进田间。改革开放的春风,吹活了农村经济,到处欢唱的都是机械化的歌声,古老的水车慢慢就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如今,寻觅于陈旧的老屋,走进农耕老物件展览馆,偶尔还能见到水车的身影。它分为手摇和脚踏两种。手摇的俗称“手拐子”,比较小巧简便,由一人操作,水量较小;脚踏的分别由两至三人操作,俗称“二人台”或“三人台”,车前还有一个坐架,这就是水车的操作台。车水时,用脚踏动轴轮上的锤状“踏脚”,带动车页,水就汩汩流到高处。脚踏水车水量大,豪迈大气,男人们更愿意借助它显示自己的魅力和本色。

脚踏水车就是一方风俗。每当田间干旱时,这些田园壮汉便背着水车,将坐架安放在田边修整好的平台上,水车尾置于水中。然后脱掉衣服,赤膊上阵,不穿内裤,坐在没过水的“坐扁担”上,一步一踏地摇出了碧水欢歌,摇出了春华秋实。别以为这种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半裸车水方式是乡野村夫的放荡无羁,这恰恰是人与天地结合的惬意。唯有如此,一天下来,这些汉子们才不至于皮开腚绽。为了避免尴尬,乡村里曾有一种传说,传说姑娘们是不能靠近水车的,不然,就上不来水。其实,这是一种含蓄的避讳,久而久之,传说的水车风俗便笼上了一层神秘色彩。

时光荏苒,我在水车情思里长大、放飞、归来。

曾经,我与恋人漫步于八一水库,水波在歌唱,清风在微笑,水面泛起涟漪,心头却涌起一丝遗憾:何不漂来一叶扁舟?因为,我愿效仿范蠡,携着心中的西施,泛舟丰美水库,去聆听水车情歌。

多少次回归故里,我总站在八一水库的堤坝之上,忘情地欣赏着它的美貌:青山倒映在它宽广的怀里,片片绿意摇曳生姿,水波荡漾中更添了无穷的生命活力;蓝天白云铺在水底,水天一色,给清澈的湖水镶上了更广阔的背景;不时有白鹭飞过,宛如白帆点点,点缀在水面上;水中小岛苍翠得格外惹眼,群山起舞,波涛阵阵,这是多声部的合唱在赞美它的秀丽。清风拂过水面,为它暗送秋波,它便更加温柔妩媚。

凭堤远眺,总能看到绿色的海洋和金色的海洋,稻浪翻滚,一片丰收景色,我久久不愿离去。恍惚之中,仿佛总能听到水车歌谣飘荡在水面,飘荡在田野,定格为永久的农耕记忆。

社址: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:陕工商广字01—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: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